

《西藏通訊》

總第 1 期 1995 秋季號

達賴喇嘛確定十一世班禪喇嘛 各教派領袖擁護中共認為陰謀

1995 年 5 月 14 日，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達然薩拉宣布：確認出身於西藏康區拉日宗（嘉黎縣）的更登卻吉尼瑪（六歲）為 1989 年圓寂的十世班禪喇嘛之轉世靈童。

在藏人的歡慶聲中，一直聲稱要有他們自己尋找轉世靈童的中共當局，在遲疑了兩天之後，於 5 月 17 日首先由中共宗教局宣布不予承認，並指責該項認定為分裂陰謀，同時還聲稱真正的班禪轉世正在由中共積極尋訪當中。其後一段時間，中共動員其轄下人馬，包括“西藏自治區人大”在各報刊、廣播中展開聲討。西藏其它三大教派的薩迦派教主赤欽仁波切、噶舉直貢切倉仁波切、寧瑪白諾仁波切等則指出十一世班禪的確認，對佛法的昌盛和西藏民族的未來均有非凡的意義；對中共高唱“信仰自由”，卻有泛政治化，破壞和阻礙佛教僧侶的選定強烈表示不滿。

達賴喇嘛訪問德國 西藏問題是政治問題

六月十八日，應德國議會邀請，達賴喇嘛前往德國訪問。十九日，由人權小組在德國議會主持的西藏問題聽證會上，達賴喇嘛發表講話時指出：“目前，世界各國對西藏人權、環保等極為關注，我們感到欣慰；但人權、環保問題僅僅反映了西藏問題的表象，西藏問題的實質是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以及由此引起西藏人民反抗的政治問題；該問題只能通過和談解決，而目前中國政府在西藏采取的移民和對藏人的恐怖統治手段並不能解決問題”。為此，達賴喇嘛呼吁：（1）要澄清中共對西藏統治的本質，向世人說明中共歪曲歷史，侵佔西藏的事實；（2）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應明白西藏問題如不能通過和談，並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解決，則必定會成為中國和國際的主要問題而一直存在下去；（3）世界各民主國家應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狀況；（4）中國民運人士應充分認識到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和談的時刻業已來臨。

這次西藏問題聽證會，是歐洲第一次由官方舉行的聽證會；也是第一次以官方角度邀請達賴喇嘛。

聽證會上，與會人士從各方面論證了西藏是一個被外國侵佔的國家；並呼吁各國施壓，迫使中共改變立場，與達賴喇嘛進行談判。

德國外交負責人也表示：德國政府以往在各種場合支持中國與達賴喇嘛進行具實質意義的談判，並在聯合國支持西藏問題，今後亦將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問題。

第十一世班禪及其父母失蹤 “班禪尋訪小組”組長被扣

十一世班禪被確認後，拉薩及附近藏人紛紛涌向拉日宗去朝拜班禪，中共得知後立即派軍隊封鎖了交通。隨後人們又得知十一世班禪及其父母均已失蹤，並為此焦慮不安，藏人相信他們已被中共帶往北京，但當地官員卻稱不知此事。

同時，中共任命的“班禪轉世尋訪小組組長”恰扎仁波切於五月十四日在中國成都被扣押。恰扎仁波切三月四日前往北京參加八屆政協三次會議。會期雖僅幾日，但因恰扎仁波切拒絕按官方的政治需要去尋訪班禪轉世而被軟禁在北京。消息說他在北京被折騰的很辛苦。後來中共允許其回藏，14日途徑成都時，正值達賴喇嘛宣布確認十一世班禪，恰扎仁波切當即遭到扣押，十八日押往北京。

恰扎仁波切是班禪駐錫地——扎什倫布寺堪布，並有中共政協委員等許多頭銜。他的被捕，據認為是因與達賴喇嘛有聯系；事實上，班禪圓寂，中共讓他主持尋訪工作後不久，他就寫信給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代表到北京，恰扎又專程趕去呈交了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這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雙方亦做了公開報導。所以，恰扎仁波切的被捕可能與他固執地按照佛教儀規和歷史慣例尋訪轉世，拒絕中共按政治需要尋訪轉世有關。

早在去年六月，在恰扎仁波切的組長位置不變的情況下，中共已任命一叫僧欽羅桑嘉措者為尋訪小組組長；顯然，中共早已意識到虔信佛教的恰扎仁波切是不會拿信仰與政治利益做交易而打算另闢蹊徑，只是苦於找不到合適人選而已。

另據消息：中共本來打算在西藏宗教節日“薩噶達瓦”讓僧欽羅桑嘉措在拉薩大昭寺進行“金瓶抽籤”，九月九日“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時向外公布。

創刊辭

公元七世紀，在西藏民族最杰出的領袖，法王松贊干布領導下，西藏獲得統一。在冰峰雪山所環繞的世界之巔、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文明古國之間，西藏民族勃然崛起。其後千余年，西藏從印度引進佛教並通過佛教與中國、特別是與曾侵略並長期統治過中國的蒙古和滿清建立了特殊的供施關係；雖也有過沖突，但做為一個全民信教的和平國家，西藏大體上與其相鄰的東方帝國先後興盛的各王朝保持著和平共存。

然而，自本世紀以來，維系兩國關係的供施關係宣告中斷，雙方發生第一次全面沖突；隨著中共的入侵，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及十萬藏人被迫流亡國外。從此，屠殺、饑餓、囚禁、對古老文明的踐踏、強製推行漢化政策、無孔不入的移民……一波接一波的浩劫，使曾是和平祥和的西藏從未停止流血，始終都是劍拔弩張……。

由於中共的刻意宣傳和長期的漠視，不論港台或大陸，不論知識分子或一般大眾，對西藏的歷史，特別是現今西藏實情有深入了解的中國人實在不多。中共的惡劣就在於它不僅在西藏犯下了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而且它還對自己的人民隱瞞了自己的罪惡；以謊言點綴起來的神話不僅欺騙了世人，而且也褻瀆了人民的忠誠；通過輿論控製與鐵幕統治，人民知情權與選擇權被剝奪，人民崇高的熱情被統治者利用去蹂躪別的民族。而這一切被塗上“解放”的光環。

正是由於中共的“解放”，一百二十萬西藏人死於非命；六千余座寺廟被摧毀；原始美麗的自然環境遭到空前浩劫；千年古老的西藏文明被毀滅幾盡；西藏民族承受著難於名狀的苦難……。可是，又有多少中國人真正關注這一切；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為己任的“六四”運動，波瀾壯闊。然而百余萬參予者包羅萬象的訴求中，竟幾乎無一人稍微注視一下剛剛兩個月前才發生在世界之巔的慘烈屠殺，怎不令人寒心。

目前，仍有不少中國人對中共踐踏西藏人權，實施民族滅絕政策的行為麻木不仁，甚至不顧事實，以為中共屠殺藏人有“理”。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對西藏問題的實質有所觸動，這是令人欣慰的，因為西藏問題的解決，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是有所觸動、有所意識，乃是問題的關鍵。可以說，沒有中國人民對問題實質了解，沒有中國人民的同情與支持，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會困難重重。因此，真實地報導西藏問題的真相，讓中國人民看到被阻隔在喜馬拉雅崇山峻嶺背後的西藏人民苦難的境遇和他們的意願，也就變得至關重要。

我們希望通過本報，使中國人民更加關注和了解西藏問題，並為合理解決西藏問題打下良好基礎。

達賴喇嘛的“六四”五周年聲明

現在，中國正處在一個向新時代過渡的時期，對此應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因這關係到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自由。

我是一個佛教僧侶，是一個西藏人，同時又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員；所以，我一直以焦慮和希望的心情注視著中國政局的翻雲覆雨。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最鼓舞人心且充滿的事件是 1989 年的民主運動；全世界的人民都從這一罕見的機會中，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勇氣和人類的意願；幾百萬中國的兄弟姐妹以公開的、非暴力的方式明確表達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意願。他們雖成長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環境中，但卻忠實地奉行和平、非暴力的路線。

我始終認為，雖然 1989 的“六四”天安門運動成為悲劇，但由此開始的民主運動將再也不會倒退。任何強權的鎮壓，都無法壓製人民追求自由的願望。一個人是不喜歡被個人或製度所壓製與欺騙，因這些行為完全違背了人類的本性。所以，欺騙或壓製雖得逞於一時，但最終定會失敗。

我認為，天安門的大屠殺，僅僅是民主運動一個暫時性挫敗；面對未來，為使公正、自由、民主在中國的實現，無數中國的愛國人士不顧個人安危，仍在頑強地繼續進行著鬥爭。我相信，關心和在政治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國際社會的責任。不應讓中國孤立於世，而是努力讓其與世界各國一樣參與經濟的發展；這是至關重要的。當然僅憑經濟上的聯系或共同參與是不夠的，中國還必須實現人權、民主與法製；這是社會穩定、和平、自由以及道德力量的基礎。只有這種社會才能為經濟的發展帶來自由、保護以及其它利益。所以必須設法使中國邁入世界民主國家的行列。

總之，除了熱忱而充滿信心的中國民運人士而外，沒有人能引導未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因此要從各方面鼓勵和支持民主運動。

我是遵奉非暴力路線、倡導和平、自由者。因此對中國民主運動自一開始我就給予了支持；對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共雖進行了野蠻的屠殺，但我仍祈禱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要背離和平、非暴力的路線；因為和平和非暴力是最接近與人類本性的路線。

最後在中國的兄弟姐妹紀念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流血事件之時，我向為了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人權而獻出生命的死難者表示崇高的敬意。為了世界共同追求的人類根本原則而身陷囹圄的你們勇敢、無畏的戰友們祈禱；為你們民主運動的成功而祈禱。

達賴喇嘛
1995 年 6 月 4 日

反對中共找班禪 四十余僧侶被捕

十一世班禪的確認，挫敗中共這個以消滅宗教為宗旨的無神論者企圖控制 and 操縱藏傳佛教轉世化身之認定的陰謀。中共方面一面加緊各種輿論宣傳工具進行聲討，另一方面則加緊在西藏進行“消毒”工作。

班禪轉世被宣布確認後第七天，中共在拉薩、那曲、日喀則等地特別召開大會，宣布不準議論班禪轉世問題；不準有三人以上的聚會；達賴喇嘛的認定不算數；真正的班禪轉世不久會由中共確認；各寺僧尼不準離開寺院，不準相互串們聚會……。為防萬一，並從成都增調的部隊中抽調 1500 名軍隊駐防日喀則。

五月下旬召開的所謂“西藏自治區“人大會議，會議程序不同以往地首先逐人詢問班禪轉世的看法，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婉轉地表示：“既然達賴已認定，除了承認而外沒有其他辦法”。中共未得到滿意的答案，遂將對班禪的承認與否提高到分裂與反分裂、立場堅定與否的層次，要求代表與黨同心同德，並隨後逼迫與會者簽字表示反對達賴喇嘛的決定。

六月，由五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扎什倫布寺，將扎寺僧眾分成幾批，分別召開會議。會上工作組宣稱恰扎仁波切已同意將幾個靈童候選人帶到扎什倫布寺金瓶抽籤，並要求僧眾的承認。工作隊的講話當即遭到僧眾、特別是年輕僧侶的反抗。從七月開始，中共又先後幾次來扎寺，迫僧侶們就範而未果。

七月十二日，是藏歷世界公桑日，按慣例要進行佛展（俗稱：“曬佛節”）；僧侶們為抗議中共扣押班禪喇嘛，尋求外界支持而準確在那一日舉行示威游行；中共得到消息後，派武警將四十余名僧侶逮捕，禁止進行宗教活動；強迫游客返回旅店並於十三日全數送往尼泊爾。

各種跡象已表明中共欲將意志強加到西藏人頭上。許多西藏人擔心照此下去，將來中共可能會象任命他們的局長、科長一樣“認定”或“撤銷”佛教僧侶的轉世化身，使藏傳佛教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被異化而變得庸俗化、官銜化、世俗化、買辦化。

達賴喇嘛確認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公告全文

尋訪遍視班禪羅桑赤列隆珠卻吉堅贊之化身一事，先後有在印扎什倫布寺和轉世問題工作小組為主的雪域之阿裡、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以及拉薩（現印度克什米爾）等地的許多境內外組織和個人，向此處提供了供驗證或有靈異先兆之兒童的歷史、照片等。鑒於歷史上班禪與達賴互為師徒之源遠流長的事實，確認班禪仁波切之化身現已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鑒此，以意樂發心鄭重接受並在幾年內努力進行祈禱法事的同時，先後與政府護法諸戰神進行了商議，本欲對住在西藏的主要靈童進行甄別遺物等儀式，為此雖在三年多時間內先後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卻無任何結果。

現境內外西藏人民都渴望能盡快確定班禪仁波切之轉世化身，因此，在向三寶祈禱並頌歷代班禪名號的同時，先後鄭重地多次以骰卦和食團問卜，其結果一致認定拉日境內的父名貢秋朋措，母名德欽秋忠之子，俗名格登卻吉尼瑪者無庸置疑地為十世班禪仁波切之轉世化身。因此贈法名為：丹增格登益西赤列朋措巴松寶，並撰祈禱禱文“意願自成”。

班禪仁波切轉世化身的確認是宗教事務，非為政治問題；希望中國政府對化身登基以及其它宗教儀規方面提供方便。

釋迦比丘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於公歷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

藏歷木豬年三月十五日
講述《時輪根本經》及國際佛祖誕生之喜慶日

西藏最年幼的政治犯去世

十五歲的西藏女尼西熱阿旺三年前，在她十二歲時，由於參加反抗中共統治的示威游行而被中共當局判刑三年，因在獄中飽受中共的毒打折磨，釋放僅一個月後即告夭折。

這具過早離開人間的軀體被送上天葬台天葬時，人們發現她的內髒有多處因受外力打擊而受損。

值得注意的是，與喜熱阿旺一起被捕的另一位女尼彭措央吉亦在六月被釋後直接送往軍隊醫院並在那裡去逝。

慶祝達賴喇嘛六十華誕

藏歷木豬年 5 月 8 日（公歷 7 月 6 日）是西藏政教領袖、諾貝爾世界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的六十大壽慶祝日，來自世界各地的 1500 余名政治家、學者、記者及嘉賓集聚新德裡的阿育王飯店慶祝達賴喇嘛六十大壽。期間來賓們就世界和平與人權、西藏問題等召開了研討會。

達賴喇嘛第一次參加了這類為他舉行的慶祝活動。

在此，本報編輯室虔誠祈禱，敬祝神聖的達賴喇嘛壽如須彌，引導西藏人民走出苦難，奔向自由、民主的未來；衷願明天就象達賴喇嘛所祈望的那樣，整個世界充滿正義、和平與慈悲。

中共在藏施“整頓”干部僧侶是重點

西藏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非文盲人口大都集中在中共各學校、機關和寺廟之中；在歷次西藏獨立運動中，僧侶、干部和學生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也就成為中共的防範或仇視對象。

根據西藏自治區“政法委書記子成”和自治區書記熱地的講話以及拉薩市黨發（1994）15 號文件”等內容，可以看出中共已將整頓的矛頭對準了僧侶和干部。

熱地講話中，將整頓具體為九個統一“十個新對策”。其中第六、七條為：六是統一到西藏的對外開放，重點是積極擴大與內地多種形式的經濟聯系與交流，建立西藏經濟與全國經濟密不可分的有機聯系上來；七是統一到達賴喇嘛集團是影響西藏穩定的根源，我們同達賴的鬥爭是敵我性質的矛盾這一認識上來。中共將一切歸罪於對方自是其傳統，無庸置言。但達賴喇嘛倡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仍不能化解中共的敵視，表現了中共沒有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意願。

中共顯然已決心通過移民和深化西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維系對西藏的殖民統治。熱地十條新對策、子成的講話、拉薩市文件等都將僧侶和干部做為整頓重點。對寺廟的整頓包括：一律停止重建寺廟，違者拆除；僧侶數不得超過定額（絕大多數寺廟都超出中共的定額），超員做思想工作遣回；凡達賴集團認定的活佛一律不準承認；對僧侶實行卡片製度，附欄紀錄其平時表現，文件還規定：不管那級管理寺廟，其日常活動必須受當地黨政組織領導管理和群眾監督、僧尼入寺，寺管會、經師、父母都要與僧尼簽訂協議書，明確各自承擔的責任，這實際上就是連保連坐那一套。恐怕也就是具中共特色的信教自由”。

而中共版的民主“在寺院民主管理會”表現得尤為精彩，講話及文件都要求寺管會要牢牢掌握在愛國僧侶手中，實在找不到愛國僧侶的，則由寺廟所在鄉或村主要領導干部（黨委書記）掌控。子成的講話就提到達隆寺 150 名寺僧拒絕改選”後的寺管會名單並圍攻鄉黨委書記一事。

根據中共的上述的規定，一個西藏人入寺為僧，首先要等寺院自然減員（騰出名額）後，由寺院、經師、家長出具連保方能如願；入寺後一言一行受監督並紀錄在案；而領導你的寺主（寺管會主任）卻可能是一個除了愛國”而外狗屁不通的人，他可能是僧侶，也可能是俗人，甚至是鄉黨委書記。

對干部的整頓，步驟上是先縣級、再科級、最後一般干部。方法是有黨組織認真排隊，內部掌握”把可能誘發問題的因素，收入公安、安全部門的視線以內”。內容從是否有分裂言行到是否有子女在境外上學或子女是否被境外認定為活佛，有無干部到境外探親與達賴集團勾結等無所不包。同時還規定干部不準信教，不準在家設任何宗教標誌（顯然是不考慮家人是否信教）。並將信教與民族情緒問題提高到立場與隊伍純潔與否的高度。

對分裂思想在農村的蔓延，文件和講話除了表示憂慮及加強基層建設、恢復黨組織而外並無新策。對學生尤其如此，熱地說境內許多學生帶著紅領巾到寺廟添油、拜佛，甚至為達賴集團的反動宣傳所蒙蔽、同情、參與分裂活動”以後，提出的新對策卻是新舊對比也即換湯不換藥的憶苦思甜而已。可見中共在西藏除了強權、暴力、高壓而外已是束手無策。

西藏概說

一、位置及名稱

西藏位於喜馬拉雅山脈高原地區，其西南有喜馬拉雅山脈，北有阿欽岡佳山（阿爾金山），東北有多拉仁莫（祁連山），大體以這些山脈為分界，西藏與印度、中國、緬甸、不丹、尼泊爾等國接壤。因地處世界屋脊，亞洲的著名河流如印度河、恆河、雅魯藏布江、長江、黃河、怒江、湄公河等均發源於西藏。西藏境內還有兩千余湖泊。

藏人自稱博，“博”是集民族、地方、國家於一體的稱呼。中國人除了稱“博”為西藏外，還有吐蕃、湯古特、西番、西羌、圖伯特等眾多稱謂。一般認為藏“是由現日喀則一帶的專稱演變為泛稱的，也有解釋為西方寶藏”者。中共現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僅包括

西藏總人口和總面積的一半；對另一半，中共稱之為“藏區”；“藏區”也好，“西藏自治區”也罷，都是藏人的土地，這點並未改變。雖然西藏”易引起歧義的說法不無道理，但考慮到中國人的接受習慣，我們仍用“西藏”這一詞匯表達藏語博“BOD”或英語“Tibet”的概念。

二：地域及人口

西藏領土面積為二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分別由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組成，稱西藏三區。

中共侵佔西藏後，採用“分而治之”的原則，在衛藏和康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另在康區的嘎瓦囊謙和安多之一半的土地上建立了青海省，將安多的另一半土地劃入中國的甘肅和四川兩省，形成“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自治州”；將康區的其餘土地並入中國四川和雲南省，形成“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迪慶藏族自治州”；另有部分以“藏族自治縣”或“自治鄉”的形式並入中國各省份者；如安多華銳（天祝）及康區木裡等。

上述西藏各地一直作為西藏的一部分而存在；1641年噶丹頗章政權建立時，亦直接派遣或任命地方官員。到本世紀初，趙爾豐率軍入侵，攻城略地，佔據了康區大部分；改西藏邊境貿易城市達澤多（打箭爐）為康定（取康區被徵服底定之意），建立所謂的“康定府”到國民黨時期又籌建所謂的“西康省”。1929年，國民黨在滿清早已非法佔據的西藏東北一隅之地建立所謂的“青海省”，當時所轄僅佔現青海省面積的百分之五左右，隨後不斷向西擴展，才形成現七十二萬平方公里的面積。

根據中共的統計，西藏人口約四百五十餘萬。但根據西藏歷代的記載，西藏總人口應六百萬左右（僅從西藏民族中，中共已“辨認”出五、六個民族，還有一些正在“辨認”當中）。

本世紀初，西藏境內中國人不足十萬（大都集中在西寧附近），到本世紀中葉，在藏中國人亦不過約三十萬左右（除了西寧周圍，康區亦有遷入）。隨著中共的移民政策，現在藏中國人已超過七百五十萬。

三、語文與宗教

藏語分三大方言和許多小方言區。現今使用的藏文是一千三百年前由吞米桑布扎仿梵文創製，有三十個輔音和四個元音字母。藏文完全具有世界先進的標音文字體系所有的特點，即使用一套字母，每個字母表示一定的讀音而不直接地、單獨地表示詞或詞素的意義，將字母組合成各式各樣的字，代表語言中的詞，人們看到字就能讀出音來，字母數量有限卻能紀錄豐富的語言，最便於人們學習和使用，它好學、好認、好記，是文字發展的最高階段。

用藏文紀錄的文獻從世界最全面、最完整的佛教典籍到全世界最長的英雄史詩等浩如煙海，涉及人類知識的各門學科。除西藏而外，藏語還流行於印度、尼泊爾、緬甸的幾百萬藏血部族之中，是不丹的國語。藏語使用區從喜馬拉雅山南北麓到多拉仁莫山脈、大渡河流域縱橫幾萬裡。其中大部分地區藏語是唯一母語；藏人絕大部分信仰佛教，另有幾萬人信仰西藏原始宗教—本波。在安多和拉薩有眾多信仰伊斯蘭教的西藏人（中共將他們全數劃為回族），康區有西藏人主持的基督教堂。

四、西藏的資源和經濟

西藏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本世紀中葉，森林面積為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平方公里，覆蓋率幾近 9%，且具森林密度廣，出材率高等特點，後因中共濫砍，到 1985 年僅剩有十三萬四千平方公里的面積。

西藏安多地區有豐富的石油、錫鐵、鹽、石棉、煤等礦產。鈾、鋰、銅、鉻鐵等的儲量居世界首位。全國擁有極豐富的水力、太陽能、風力等資源，舊西藏由於習俗保守，科技落後，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利用率極低。隨中共入侵，西藏經濟在中共的巧取豪奪中陷於困境。其主要特點為：

一、中共視西藏為原料掠奪地和產品傾銷地。在整個西藏，除邊境已殖民化的少數地區而外，幾乎沒有任何帶動本地經濟發展的大中型建設。例如西藏擁有中共統治下最豐富的森林資源和畜產品資源，可是在整個西藏卻無一家肉食品加工廠，沒有一家森工企業（只有砍伐和運輸業），其產品通過無償（如森林、礦產）或強製低價收購（如畜產品及其它特產的統購統銷”）等手段掠奪中國本土或殖民化地區，加工成品後再返銷西藏。目前，西藏日用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要從中國進口。

二、即使建有的一些礦產采掘及森林采伐企業或工廠等，其職工也完全由移民組成。如在安多興建的格爾木、柴達木等石油采掘城鎮，幾十萬職工完全由中國移民組成，當地藏、蒙居民不僅未受益，反而趕出了家園。其它地區，即使有藏族工人，其數量也極少。如龍羊峽電廠的興建，幾萬藏人被迫遷往它處，僅有幾個藏人獲得打工的機會。再如安多阿壩的瓊塘林業局，有工人四千六百余人，其中僅四十二名藏人。

三、由於西藏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其它有利可圖的企業、工廠等直接由中共當局或軍隊所把持，這些廠礦企業對地方財政不僅毫無助益，甚至地方還要為其提供學校、衛生保健等設施。因此，西藏的財政收入極其低下，以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為例：1989 年財政收入為 1380 萬元（人民幣，下同），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個縣、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鎮，其獨立核算企業總產值 333 億元，僅相當於中國浙江省蒼南縣的宜山區。再如位於西藏東部，現中國四川省轄下的甘孜為例：全州共十八個縣，1988 年全州工農業產值為 4917 億元，財政收入當年創歷史最高紀錄亦不過 7463 萬元，僅相當於中國本土一個效益較好的鄉鎮企業。如此微薄的財政收入去養活日益膨脹、臃腫的中國殖民機構工作人員（而且，為吸引移民還要實行高工資、高待遇），自然使入不敷出，於是才有了中共叫得最響的財政援助。其實完全不必多此一舉，中共只要算清從西藏掠奪的森林、礦產、畜產品和無數藝術珍品

的價值即可。其數目絕對不是幾十億，而是幾百億，幾千億。而且其單位也絕對不是日益貶值的中國人民幣。

“班禪”稱號的來源

“班”是梵語“班直達”之簡稱，意為“智慧”，“禪”是藏語“欽波”的簡稱，意為“大”。班禪即“大智慧”之意，是佛教徒對學識淵博之高僧的尊稱。

第一世達賴喇嘛尊稱班禪更登珠巴，他於 1447 年創建扎什倫布寺，並任該寺池巴（又譯：法台或主持）。從此，歷輩扎什倫布寺池巴（寺主），其法名前均冠有“班禪”的稱號，班禪更登珠巴圓寂後，由其弟子班禪桑波扎西繼任第二任池巴。現在我們所熟知的班禪喇嘛世系中，第一世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他繼宗喀巴、嘉查杰之後任第三任噶登寺池巴。第二世和第三世均駐錫恩薩寺，稱恩薩活佛。以上三世因都不曾就任扎什倫布寺池巴，所以，他們在世時，並無“班禪”的稱號。他們被稱為班禪乃是後世追認。該轉世系統被稱為“班禪”。是從第四世羅桑秋杰開始的。羅桑秋杰始任恩薩寺池巴，1586 年赴扎什倫布寺學習，十餘年後，因眾僧推舉，接任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池巴，於是第一次擁有了“班禪”的稱號。

羅桑秋杰任扎什倫布寺池巴時的 1641 年，五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固實汗協助下，推翻西藏的藏巴王朝，建立了噶登頗章政權。不久，達賴喇嘛將扎什倫布寺所有權和大量的莊園第一次奉獻給了自己的老師班闡羅桑秋杰。從此，該轉世系統成為扎什倫布寺的法定池巴；“班禪”也就成為格魯派兩個最大的轉世系統之一的稱號。

隨著法緣廣播，一些信徒在“班禪”之後又獻上其它敬稱以示尊崇。如固實汗在班禪之後加了“博克多”（蒙語“智慧英武”之意）；滿清皇帝亦加了個“額爾德尼”（滿語“寶貝”之意）；藏人則稱為“班禪仁波切”（“仁波切”藏語謂“珍寶”）。

世界各國議會支持西藏問題第二次會議

第二次支持西藏問題的世界各國議會代表會議於 1995 年 5 月 26-28 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召開。會議由原立陶宛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現國會議員林斯.瓦科斯主持。來自二十一個國家的 48 名議會代表和立陶宛議會支持西藏問題聯會的四十名議員出席了會議。會上，喬治.帕尼札斯先生介紹了過去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七個國家的議會中新建立了支持西藏問題的組織，並先後向西藏派遣了包括今天到會的有八十餘名議員，而分布世界各地支持西藏問題的議員達千名左右。這些議員的背後是幾百萬選民的支持。

會議最後通過了一份決議，主要內容是繼續實施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決議，申明西藏在 1949 年以前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目前是一個被外國侵佔的國家。決議譴責了中共對西藏的移民，不給予藏人學習的機會卻又通過父母強逼在印度流亡政府學校求學的西藏人

返回西藏，逮捕和虐待西藏人，對藏人強製實施計劃生育等等，決議稱這些暴行是無法忍受的。

決議讚揚了達賴喇嘛及其政府歷年來為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的和解之努力，決議呼吁各國盡快承認達賴喇嘛及其領導的政府為西藏唯一的合法代表。決議還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前往達然薩拉、西藏進行調查並增選了三名來自日本、俄羅斯、紐西蘭的議員為常委，加上原有七名常委共同負責執行決議。

此次會議的宗旨是以許多國家曾遭受外族侵略的經歷，對西藏人民給予特別關注，並在東歐等國加強對西藏問題的宣傳和普及。

第一次會議於 1994 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開，第三次會議預備在北美召開。